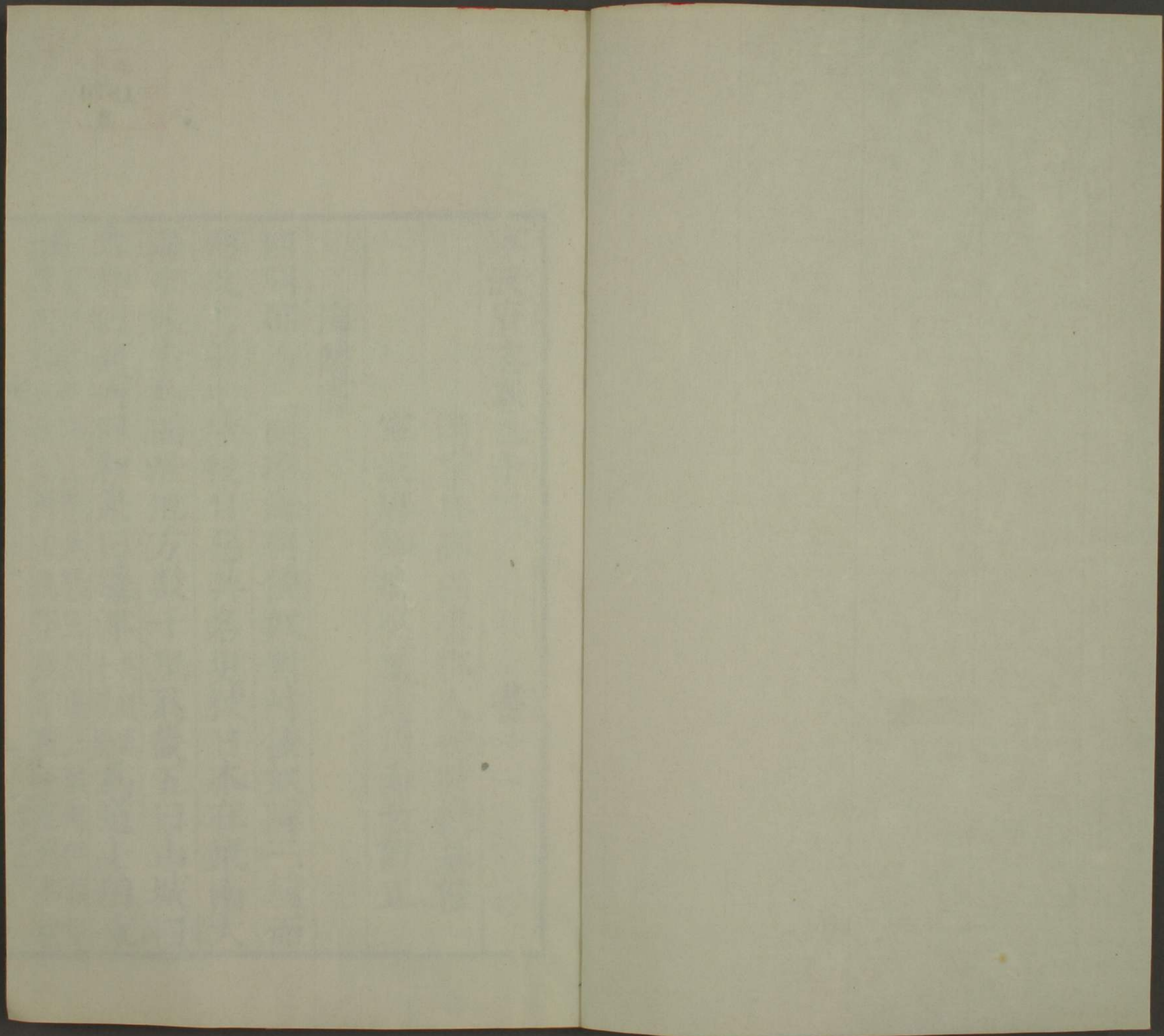


特別
ル5
1570
9





特

門 九 5
號 1870
卷 9



寧波府志卷二十二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海防書

四明郡治三面環海與倭奴對峙倭奴隣三韓而
 國故名韓中倭後自惡其名更號日本在東南大
 海中依山島而居地方數千里為畿五曰山城曰
 大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共統五郡為道七曰東
 海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頭甲
裴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十五州共統

一百六曰南海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曰西

海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曰東山有

江美濃飛彈信濃上野下野陸奥曰北陸有若佐

後加賀能澄越中佐曰山陽有備中安藝周防長

門八州共統曰山陰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

六十九郡曰對馬曰多禰各統二郡總

一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土產白珠青玉金銀

銅鐵碼碯硫黃丹土野馬山鼠諸物大倭王以王

為姓歷世不易初號天御中主居日向筑紫宮其

子號大材雲尊自後皆以尊為號傳世二十三至

彥瀲尊弟四子號神武天皇徙大和州橿原宮傳

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自後世次皆不可考復

徙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

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足尼翼諸名後各道分置

刺史王以天為兄日為弟黎明聽政日出而罷云

委我弟也其誕妄若此用法率尚嚴急果於殺戮

或戕剥肢體其初刻木結繩以紀事魏晉以後得

五經佛教於中國於是緇衣沙門之屬傳習文字

其俗男子髡額文身短衣無袖以袴裹束衣肩背處繪染草木花虫之狀以別尊卑履無約組以底之長短別貴賤女子被髮跣足衣如幃幔從頭頸貫之居無城郭惟國王處以樓觀其餘富者屋版貧者覆茅不識拜起之節以蹲踞爲恭搓手爲悅分器而食或用籩豆性極貪鄙詭譎好兵行以刀劍自隨不知嫁娶男女相悅即爲夫婦渡海則令一人齋戒不櫛沐謂之持衰不利輒殺之漢武帝滅朝鮮使譯始通光武中元六年奉珍朝賀賜以

印綬安帝永初元年來獻生口靈帝光和間倭國大亂無主有女子卑彌呼年長不嫁以鬼道惑衆因立爲王魏景初二年卑彌呼遣大夫難米升牛利等來貢詔封卑彌呼親魏王難米升率善中郎將牛利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正始元年遣使賞詔書印綬金帛賜卑彌呼上表荅謝四年遣大夫伊耆掖邪狗等來貢詔拜掖邪狗等率善中郎將各假印綬八年卑彌呼與狗奴國王卑彌弓相攻狀聞遣使詔諭之卑彌呼死宗女臺與嗣立遣使

來獻生口白珠雜錦諸物晉泰始初臺與死復立
男王修其職貢安帝時倭王讚通表江左宋武帝
永初二年詔賜讚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死弟珍
立遣使來貢表求除正詔除珍安東將軍倭國王
二十年二十八年俱來貢詔封倭王濟如舊制孝
武大明六年詔封倭王興安東將軍興死弟武立
稱爵如故順帝昇明二年表請報讐高句麗詔許
之齊建元二年加武鎮東將軍梁武帝即位詔進
倭王征東大將軍隋文帝開皇二年倭王多利思

比孤遣使來貢煬帝大業二年又貢書稱日出處

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帝惡之三年復貢賜倭王

冠服唐太宗貞觀五年來貢遣使持節撫之永徽

初來貢琥珀碼碯諸物二年偕蝦蟇國人來貢蝦蟇

人鬚長四尺許形類蝦故名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永淳元

年遣真人粟田復來請從諸儒授經詔許之四年

遣僧正玄昉來貢二十四年遣僧禮五臺山學佛

法天寶大曆建中元和會昌光啓後梁龍德間朝

貢不絕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來貢銅器并其

國年代職員紀各一卷端拱元年大周然遣弟子喜因奉表獻方物稱謝咸平五年建州海賈遭風漂至日本留七年與其國人滕木吉來貢景德元年遣僧寂照來貢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遣人來貢驗無表文却之熙寧五年夷僧誠尋渡海止台州國清寺願留中國有司以聞詔令赴闕獻銀香爐木槌子白琉璃琥珀水晶諸物賜紫方袍處之開寶寺元豐元年僧仲回來貢乾道淳熙間俱來貢嗣後有夷舟漂至明州秀州定

海者而職貢不入矣元世祖至元三年高麗使人趙彞言日本可通命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充使齎書往諭令其入貢不達而還四年兩遣使無功六年復遣秘書監趙良弼持書往使八年高麗王遣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至倭國與其使彌四郎俱來宴賜遣之九年復遣使不報十一年加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征東元帥帥舟師征之敗績而還十二年遣使不報十四年遣商人持金來易錢許之十七年殺使臣杜

世忠等十八年復命右丞范文虎與忻都洪茶丘等帥舟師十萬征之颶風覆於五龍山至大二二年倭賊寇慶元路燬郡儀門及天寧寺終元之世竟不入貢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寰宇溥海之外罔不臣僕惟倭奴未至洪武二年遣使臣趙秩招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國倭王良懷對使者曰昔蒙古以戎狄蒞華而以小國視我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今天子帝華使亦趙姓得非蒙古之雲

仍乎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耶秩曰今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後汝若背逆即殺我禍不旋踵矣王屈服乃更禮秩遣夷僧十人隨秩入貢是年三月寇蘇州之崇明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督舟師剿捕遇於海門之上幫斬獲甚衆五月復寇温州中界山永嘉玉環諸處五年

太祖謂廷臣曰東夷固非北胡腹心之患亦猶蚊蚩警寤自覺不寧與誠意伯劉基等議其俗尚禪

教宜遣高僧說之歸順乃選明州天寧寺僧祖闡
南京瓦罐寺僧無逸往使日本宣諭敕旨隨遣夷
僧來獻馬匹盛鎧鎗刀瑪瑙硫黃帖金扇諸物七
年倭賊至近海靖海侯吳禎督率舟師追勦至硫
球洋多所斬獲俘送京師十二年來貢驗無表文
發雲南川陝安插明年復來貢亦無表文仍發安
插又明年來貢驗有前年來貢人船名籍檄至京
師錫宴遣歸十五年使臣歸廷用來貢備倭指揮
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計擒遣還夷使誣為寇

盜私其貨物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十六年
六月夷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濶寨官兵敵却之
明年胡惟庸偽差廬州人李旺充宣使以還林賢
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
兵器圖謀亂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處
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降詔切責倭國君臣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有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寔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

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仍
 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仍
 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
 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設防備倭
 和於東南邊海悉為展拓城池增置衛所巡司關隘寨堡臺墩尤嚴下海通番之
 禁二十六年八月夷船一隻寇小尖亭明年二月
 夷船九隻寇小尖亭三十四年九月夷船六隻寇
 蒲岐所茅硯山永東黃花諸處
 成祖文皇帝永樂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隻寇穿
 山百戶馬飛興死之尋寇蘇松諸處是年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
 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倭賊即治
 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時銅甌猶存爐灶遺址在蘆頭堰降敕褒獎曰爾雖身
 在外海實心朝廷古之東王未有賢於君者給勘
 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
 則以寇論制限進貢方物馬鎧硫黃貼
 裝彩屏風金扇牛皮鎗蘇木塗金
 木銚角盃劍酒金厨子酒金手箱酒金
 筆匣水晶數珠隨命俞士吉克都御史賚金
 抹金提銅銚瑪瑙印錦誥賜倭王敕其國鎮山為壽安山御製碑文

勒石其上四年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於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松門沙園諸處者不絕如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殲於望海埭是年五月望日倭賊二千餘人登犯馬雄島總兵劉江乃犒士秣馬令百戶姜隆帥壯士焚毀賊舟以斷歸路指揮徐剛伏兵山下戒曰見旗舉砲響則起明日賊逼望海埭下江披髮當先執旗麾伏兵張罝而進賊奔櫻桃園空堡中官兵圍之有欲奮攻者江弗許令開西壁縱之仍分兩翼挾攻悉擒斬之及還諸將請曰公臨敵安閒惟飽士馬披髮衝陣圍而復縱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飽逸待之此為治力賊陣有似長蛇我以貢武勢壓勝之雖所以愚

士卒之耳目亦足以壯我軍之氣賊入堡而縱之此圍師必闕之法也衆皆悅服捷聞於朝進江伯爵將上陞二十二年寇象山縣丞宋真持竿擊賊賞有差而死教諭蔡海罵賊而死蓋其罔懷帝賜狡譎不情固其常也

宣宗朝入貢踰額復增定格例船母過三隻人母過三百刀劍母過三千把八年倭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十年嗣王土表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夷船四十餘隻夜入大嵩港襲破所城轉寇昌國亦陷其城時備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七爵谿所官兵擒獲賊首一名畢善慶誅之

年夷船九隻使人千餘來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以遠人慕化亦包容之八年六月寇海寧乍浦諸處十月復寇壯士所景泰六年寇倭跳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賊舟僞貢備倭都指揮張翥帥舟師逐之十一年遣使周瑋來貢敕諭倭王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弘治八年來貢正德四年遣使宋素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者即鄞人朱縞其家鬻于夷商湯四五郎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貢重賂逆瑾蔽覆

其事蓋縞在倭國僞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輔庶奪嫡爭貢要利而夷夏之釁遂釀於茲其人官且聖上龍興改元嘉靖明年四月夷船三隻譯稱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宗設謙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賴恩私素卿重賄坐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發遂致兩夷仇殺毒流屢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不及還至餘姚遂繫寧波衛指揮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索璉越關而遁時備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戰沒于
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同心濟
變一日數警而城以無患賊有漂入朝鮮者國王
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察
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處者凡數十次而夷
囚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逋誅不敢款關者十
餘歲十七年五月夷船三隻使僧石鼎周良來貢
求還前所遺貨法司諭以事已經亂貨應入官且
無從索之良等沮不敢言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

例責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新者遵照入貢
二十三年四月使僧釋壽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
無表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夷船四隻
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舉
山滄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先是福建繫囚李七
許二等百餘人逸獄下海勾引番倭結巢於霽衢
之雙嶼出沒為患

上命巡撫都御史朱純調發福建掌印都指揮盧
鏜統督舟師擣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

有雙眉
須黑番

鬼倭奴俱在獲中

餘黨遁至福建之浯嶼鏗復勦平之命

指揮李興帥兵發木石塞雙嶼賊舟不得復入然

窟穴雖除而東南弗靖微歛姦民王直

即王五峯徐惟

學即徐碧溪

先以鹽商折閱投入賊夥繼而竄身倭國

招集夷商聯舟而來棲泊島嶼潛與內地姦民交

通貿易而鄞人毛烈

即毛海峯

質克假子時廣東海賊

陳四盼等亦來劫擾王直用計擒殺叩關獻捷乞

通互市官司弗許壬子二月直令倭夷突入定海

關奪船福建捕盜王端士帥兵敵却之直移泊金

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

從附日衆自是夷航遍海為患孔棘是年四月

賊攻游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已而寇温州尋破

台州黃巖縣東南震動巡按御史林應箕告急

于朝朝議設巡撫都御史提督軍務無制閩浙

而各設叅將統帥兵衆於時巡撫都御史王忬

命叅將湯克寬捕斬賊首鄧老等六月賊陷霽

衢城癸丑四月賊薄省城指揮吳懋宣率僧兵

禦之于赭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表

寧波府志卷二十二
持兵相拒斃賊數人死之觀海衛指揮張四維
追賊於崎頭洋斬首五十級夷舟漸至直隸登
劫皆依烈港之賊為窩堵叅將俞大猷以舟師
擣之弗利賊亦尋遁至別島鼓扇餘克逞其毒
螫是月賊復攻陷臨山城六月賊復寇嘉興寇
海鹽澈浦乍浦寇直隸上海吳淞嘉定青村南
滙金山衛寇蘇州寇昆山太倉崇明或聚或散
徧於川陸凡浙直之地所經村落都市昔稱人
物穎繁積聚殷富者蕩為丘墟而柘林八團諸

處胥作巢穴矣時官兵進剿屢斬叅將湯克寬
督率邳兵戰於葉謝港斬首五十餘級海道副
使李文進叅將俞大猷督率都司劉恩至指揮
張四維郭杰百戶鄧城等兵船追賊于蓮花洋
甲寅二月叅將盧鏜與賊戰於史家浜盡焚賊
舟斬獲無算三月都司劉恩至指揮張四維督
舟師追賊至三岳山斬首二十級尋與指揮潘
亨會兵追勦生擒三十餘徒賊由赭山錢塘至
曹娥涉三江瀝海餘姚直走定海縣之王家團

復有盤據補陀山焚劫海鹽龍王塘乍浦長沙
灣嘉興嘉善縣諸處盧鏜與把總指揮劉隆潘
鼎邀擊于石壑洋斬首二百餘級是月賊攻崑
山城又攻蘇州城又攻松江城九月賊奔蕭山
縣分寇臨山瀝海上虞縣又攻嘉興城官兵與
戰于孟家堰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死
之賊走嘉善縣叅將張宗張鈇都司周應禎指
揮王堯相楊永昌等分兵追斬各有差賊徒四
十餘突至百家山百戶趙軒瑜戰死賊寇沈家

河智扣山黃灣諸處都司周應禎戰死六月賊
寇蒲門壯士所指揮王希禹率兵追斬四十級
七月賊舟遁出金山洋指揮任錦要擊於銅礁
俘斬三十餘級十月夷船三隻突入松門關薄
于靈門台州知府宋治與把總劉堂太平縣知
縣方輅率兵襲焚其舟擊斬有差十一月賊徒
二百餘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嵎
縣屯於紹興柯橋村署海道副使陳應魁同俞
大猷率會稽縣典史吳成器帥兵勦除之復有

賊衆二千餘人焚劫嘉善縣廣西領兵百戶賴

榮華戰死乙卯四月賊寇常熟僉事任環帥湖

廣土兵戰却之先是劇賊徐惟學即徐碧溪以其姪

海即明山和尚質於大隅州夷貸銀數萬兩而惟學

竟沒於廣東之南畧為守備指揮黑孟陽所殺其後夷索故

所貸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酋新

五郎聚舟結黨而來衆數萬寇南畿浙西諸路

至乍浦巡按御史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賊

中毒死者過半餘衆數千擁至王江涇宗憲督

盧鏜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悉

擒斬之聚屍三千封京觀更名其地爲滅倭涇

賊復一支走崇德以向省城總督尚書張經督

兵追擊之而麻陽土酋保其前所殺賊得獲珍

貨戰乃不力重以不得地利大致挫衄經坐重

譴賊復寇常熟知縣王鈇與致仕叅政錢泮率

兵禦之被害賊復寇無錫寇宜興官兵敵却之

已復攻圍江陰連月不鮮知縣錢錞死之賊復

寇唐行鎮游擊將軍周璠迎敵死之別有賊九

寧波府志卷二十二
十三人自錢倉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峩突
七里店敵殺寧波衛百戶葉紳由甬東走定海
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寧
波衛千戶韓綱走通明壩渡曹娥時御史錢鯨
以便道南還適與之值遂遇害已而過蕭山渡
錢塘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盧鏜先以
勁兵出油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采石江道
南京外郭京營把總朱襄蔣陞戰死官兵追捕
殲于蘇州之木瀆復有賊千餘由掘泥山登犯

觀海慈谿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
自柘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賊
自觀海開洋者備倭都指揮王沛督帥把總閔
溶張四維李興等兵船要擊于霍山洋悉衝沉
之先是巡按御史胡宗憲具奏遣使諭其國王
以彌邊患是年八月
朝廷以宗憲有才畧可大任遂進都御史提督
軍務復與工部侍郎趙文華合奏申前事報可
乃令福浙藩司檄宣德意生員蔣洲陳可願充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十六
市舶提舉以往九月賊徒二百餘人登據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劫仙居黃巖官兵追之賊奔奉化走鄞江橋出四明山據紹興之龕山胡宗憲親督盧鏜處州梁高山等兵擊斬之十一月賊衆二千餘乘舟遁出南滙口復有攻犯温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隆戰死隨流劫仙居天台至嵎縣清風嶺胡宗憲督容美兵盡殲之又有福建流賊由台溫至寧海抵奉化之楓嶺敵殺慈谿縣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

文明與象山流賊合夥突過四明山攻犯上虞渡鹽浦港寇蕭山縣壁于錢清胡宗憲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勦斬首五百餘級盡擒之餘孽復由諸暨出東陽臨海至太平蒲岐巡檢司得舟而遁丙辰二月使夷生員陳可願偕毛烈及夷商松柴門善妙等七百餘人乘舟進泊於馬墓港自言直抵倭島遍諭豐州馬肥前平飛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然無稽之語漫不足信開市之議私相許諾納款請罪之

表未至而福折直隸沿海告警者踵接據華人自日本來者云大倭王慙弱不制諸島各擁強爭據王直所竄即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隅九州其所稱曰前平曰馬肥曰飛蘭曰花脚踏曰鳥淵曰太村津何馬屈沙他家是卒之毛兒沉馬美美空居止通明巨甲廟里日高諸處皆筑肥豐州之地總轄于豐後州王大隅州懸隔一海亦爲聽命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矣九州入大倭王畿旬越斷港而東水陸之程邁于旬月舟行而西止五六日而已入我浙直界矣天朝頒賜勘合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州者各道入貢必納貲請取勘合而行頻年寇邊實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是年二月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遇遊擊將軍宗禮帥驍騎五千人突之殺賊無筭明日復戰死之賊攻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窘甚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

千人度其勢未可驅殄乃用計稍啗賊至四月下旬圍始得解賊乃別遣夷船二十三隻賊衆二千六百登劫鳴鶴場夷船八隻賊衆千餘登劫臨山三江越數日兩賊合攻觀海龍山城突入慈谿縣治焚劫慘毒長吏負印而走縉紳齒刃死者則副使王鎔知府錢渙也賊出丈亭港欲窺郡城盧鏜帥兵乘輕舠沿江上下用烏嘴銃擊賊賊疑退屯海口後至者則拾其遺貨是月賊衆五百餘由福建莆田之六頭登岸流劫

而西入據仙居縣時阮鶚始出桐鄉圍中胡宗憲行鶚統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參將盧鏜台州知府譚綸指揮伍維統等進勦盡殲賊於仙居而宗憲自以身獨當海乃數遣死士入海營中爲反間令自縛其黨陳東等八十餘人而海自以身乞降佯許之計徵兵且至乃與工部尚書趙文華密謀進勦大殲于沈家庄海遂自溺得其屍新五郎帥餘黨乘舟遁至烈港參將盧鏜要擊之俘斬三百餘新五郎與麻葉等囚至京

寧海府志卷二十二
師獻俘告廟剝屍梟示

上命儒臣紀頌功德云賊據定海丘家洋阮鶚與俞大猷盧鏜合兵圍守數日賊甚窘而我兵不戒遂夜潰圍踰桃花嶺渡李溪走鄞之西鄉由元貞橋走奉化寧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兩頭門把總范指揮死之遂從寧海走温州至福建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吳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發桑植麻寮兵三千檄張四維歲除乘雪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丁巳正月賊

衆數千登自福建之三沙遍掠沿海至寧德縣備倭都指揮劉炯死焉時領兵指揮千百戶陣亡者二十八人三月賊衆復千餘與三沙賊合搶劫洪塘焚毀新造戰船一百餘隻四月賊寇通州海門縣突流揚州廟灣港盧鏜追擊衝沉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安東縣復依船爲巢池河守禦劉顯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復有賊舟漂至沈家門約百餘人胡宗憲遣朱尚禮誘至定海關悉斬之七月生員蔣洲與倭酋德陽左衛門善妙

松柴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胡宗憲上其事于朝九月王直毛烈葉碧川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岑港毛烈自詣軍門乞降求市胡宗憲令烈還舟候旨檄俞大猷統督浙直兵船爲戰備檄盧鏗至舟山撫諭宣布威德直進退無據遂就執戊午三月毛烈帥其夷兵與松柴門等合巢于岑港山四出劫掠總兵俞大猷統督叅將戚繼光張四維劉顯丁僅等兵圍之久而弗克賊舟繼自豐州島來者爲烈應援宗憲督張四維以舟

師擊於韭山洋斬首百有奇其一支壁於朱家尖環而攻之俘獲三百有奇自是岑港之賊絕援矣時賊有寇温州者其郡致仕僉事王德帥鄉兵禦之殺賊數人次日復領兵出戰德陷賊伏而死其他寇楚門寇台州寇樂清臨海仙居及象山之交縮者衆至萬五千人時惟台州民兵前後俘斬數百而已六月岑港之賊毀其故巢遁於柯梅山官兵攻圍至十一月復乘舟夜遁張叅將追及於鎮下門衝沉其一舟斬首二十餘級烈遁至浯嶼復

移於南畝轉而東奔己未三月倭賊千餘登犯象山金井頭諸處海道副使譚綸督兵剿之斬首百餘級賊流至寧海與先犯桃渚海門黃巖諸賊相合總督胡宗憲復檄譚綸同叅將戚繼光帥兵追剿賊趨新河所復奔太平之南灣山官兵斬首七百餘級又賊一枝據寧海之石馬林譚綸同副使劉存德叅將牛天賜又奉總督之檄剿平之復有夷船大寇楊州通泰諸處四月夷船二十餘隻賊徒二千餘人漂至三汴沙副總兵盧鏜督帥游擊

楊尚英等兵船擊斬百三十級餘孽移據三沙官兵前後斬獲二十級七月遁至江北鎮寇廟灣蒙李諸處總督胡宗憲都御史李遂督叅將曹克新都司何本源等兵悉剿平之十二月法司奏讞王直罪逆遂即誅梟首定海關東南自倭奴搆亂數年之間供億巨萬不貲而邊氓之被殃材官之戰沒者又莫可勝紀幸賴元戎運籌將士僇力得偷旦夕之安但生聚未復兵食未充而賊之盤據福建者積歲未解將來叵測則將何以待之我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蓋至嚴也

語形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考浙之東西首敵

乍而逮蒲壯吾郡南達台温北連溟渤並海幾六

百里起慈谿縣向頭巡檢司置衛者四曰觀海曰

定海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於郡城衛之隙置所

者十曰龍山曰穿山曰霽衢曰大嵩曰錢倉曰爵

谿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懸峙海中而中中中左

二所在焉所之隙置巡檢司一十有九曰螺峰曰

岑江曰岱山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之曰甬東曰

大嵩隸鄞縣曰松浦曰向頭隸慈谿曰鮎埼曰塔山隸奉

化曰長山曰穿山曰霞嶼曰管界曰太平隸定海曰

爵谿曰陳山曰石浦曰趙舉隸象山莫不因山墜谷

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于津陸要衝置

為關隘曰東津曰西渡曰桃花隸鄞縣國初皆置

復置列兵船以在南重門外最為衝要曰定海關舊制額設指揮一員旗

於此今增協守民兵福蒼大小戰船悉為停泊曰

舟山關舊制額設官軍盤詰停泊戰曰丈亭關曰

長溪關曰杜湖關曰石浦關凡九曰湖頭渡寨今

塔山巡檢
司於此

曰竹頭寨曰長山寨曰小浹港隘曰青
嶼隘曰硤頭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輿隘曰
橫山隘曰螺頭隘曰碇齒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門
水寨曰路口嶺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曰何家纜
寨曰仁義寨曰赤坎山寨曰黃沙寨曰松輿寨曰
土灣寨曰南堡寨曰游僂寨凡二十有五皆屯兵
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關舟山關湖頭渡寨
沈家門水寨游僂寨南堡寨小浹港隘最為要害
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置烽堠一十三穿山烽

堠十鄞衢烽堠六大嵩烽堠六舟山烽堠二十五
觀海烽堠六龍山烽堠六昌國烽堠三石浦烽堠
二錢倉烽堠五爵谿烽堠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
息晝烟夜火互相接應若鄞衢之三塔山舟山之
朱家尖蠡峙最高所望獨遠故設總臺多撥旗軍
戒嚴尤至設總督備倭以公侯伯領之巡視海道
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洪武三十年以後總督領定
於都指揮海道領於憲臬定
臨觀三衛設一把總指揮松海昌三衛設一把總
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總指揮海寧衛設一把總

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界黃

牛山在慈谿縣北大海中與海鹽縣海洋為界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

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壇頭等山為上

界灘山許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

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求芝絡

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

通倭夷貢寇必由之道也前哲謂防陸莫先於防

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船以定臨觀三衛九屬所計

之五百料止定海港一隻四百料二百料尖舫等船一百

四十有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船六十七有七

量船大小分給兵杖火器調撥旗軍駕使而督領

以指揮千百戶每值風汛把總統領定臨觀戰船

分哨於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

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

港崎頭洋孝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

亂礁洋抵錢倉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到單并各處海物為證驗凡韭

山積固大佛頭花惱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

一望而盡由西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鱉洋小春

洋兩頭洞東西霍抵洋山而止哨至亦取海物為驗凡大小

衢灘許山丁興馬跡東庫陳錢壁下等處為賊舟

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即由此南通於甌越北

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南北之哨則

以舟山為根抵昌國戰船南哨則抵於松門北哨

則抵大嵩分哨之期有同於三衛而與松海哨船

別統於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船則泊於岑港

定海戰船則泊於黃崎港昌國戰船則泊於石浦

關海中至六月十二日為彭祖忌颶風大作舟必避之仍用小船巡邏防守

備至密也今日之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

為汛期六七八月風潮險惡舟不可行九月十月小

陽汛復可渡海亦有滄泊海島乘間而至者故今

四時防倭也而備禦宜益加嚴矣

皇上軫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以誅不庭舉

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

務大臣及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

軍情三十四年命工部尚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以

二十八八年命右通政唐順之督視軍情以

藩臬分任兵備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二百餘艘

改造福清船四百餘隻停造五百料等船於軍四

民六料銀增給價值改造

福船崔稅蒼沙民船復數百隻召募福建兩廣邳徐

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直麻遼鎮溪大康及蒼處

等兵不下十萬 敕鎮守總兵駐劄臨山今改劄定海責

任與巡撫同 協守副總兵駐劄金山今改劄吳淞責 叅

將分守各府杭嘉湖一叅將寧紹一叅將台州一

把總統轄諸衛舊制四把總今分為定海為昌國

總裁去備倭總督而各把總俱以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復有游擊游兵統兵

等職以督水陸之兵皆題奉欽依 一時任事之

臣非不攄殫謀畫務底安攘而豺豕日繁烽烟未

靖者盖以蹊徑日開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庾

帑日匱而資用者乏則窘於設防糧餉不時而凍

餒者衆則怯於應敵主兵不實而召募者多則難

於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試舉目前之事籌之

倭奴入寇自彼黑水大洋舟行一二日抵天堂山

復一二日渡官綠亦抵陳錢壁下漸經濁水西北

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

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

頭積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温州入槌渚海門松門

寧波府志卷三
諸港可犯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正西過茶
山入瞭角嘴大江口涉谷積御福山諸港可犯通
泰爪儀常鎮過馬蹟灘許羊山歷崇明七丫白茅
劉家河吳淞黃浦白沙灣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
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梁庄西海口西嘴頭可
犯嘉湖入鱉子門赭山錢塘江則薄於省城登龕
山烏嘴頭可犯蕭山縣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
鹽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瀝海三山過霍山洋五
嶼烈港表登掘泥烏山平石則薄於吾郡之觀海

龍山慈谿登丘家洋官庄龍頭則犯定海之西北
界過岱山長塗蘭秀山劍山登干礮大小展則東
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登沈家門
謝浦則東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大小干山十六
門畧山盤嶼登關山螺頭則西南一面可入於舟
山過東西肯長白礁馬墓港冊子山登岑江碇齒
則西北一面可入於舟山由舟山之南經大猫洋
入金塘蛟門則竟趨於定海城下過穿鼻港入黃
崎港則犯穿山過崎頭洋雙嶼入梅山港則犯鄞

衢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由東西厨入湖
頭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關
門亂礁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關登白沙
灣游僊寨則犯爵谿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關則逼
石浦城與昌國衛宋時嘗於招寶山抵陳錢壁下
置十二水鋪以瞭望聲息在當時已病海氣溟濛
風雨冥晦難於接應今浙直兵船督領於游兵把
總等官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汛期直隸船北哨
至茶山瞭角嘴海洋

江北淮揚沿海復設總參游兵等官督領兵船哨守各洋

港

南哨至羊山馬跡灘許衢山等處

蘇松常鎮兵船於游兵外

又分別枝哨守各洋港

浙船南哨至鎮下門南燒玉環烏沙

門普陀等山

温台兵船又分別枝哨守各洋港

北哨則交於直海

寧紹兵船於遊兵外又分一枝哨守馬跡一枝哨守兩頭洞一枝哨守衢山一枝哨守長塗一枝哨守普陳錢為浙直交界分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

探窮搜遇有賊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
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
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把總則駐劄舟山兼
轄水陸而總參標下各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勦

定海則屯聚重兵屹爲巨鎮賊或流突中界則沈
家門馬墓兵船迤北截過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
西兵船爲犄角而吾郡之北境可以無虞迤南截
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門關與昌國右浦兵船爲
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突上界則
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洋
而叅將自臨山洋督兵船爲之應援南截於金塘
大猫洋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則
沿海可以無虞是故今日之海防會哨於陳錢分

哨於馬蹟羊山普陀衢山諸處爲第一重出沈家
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
巨艦雲馳倭夷之舟航弗與也火器颯發倭夷之
短兵弗與也以我之衆制彼之寡以我長技制彼
短技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
者也萬一疎虞而賊得登陸由掘泥歷烏山鳴鶴
塲踰杜湖嶺入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踰孔家嶺
入慈谿渡丈亭走車厰稠嶺寨后塘灣涉鄞之西
鄉可達於郡城則觀海向頭松浦之守不可以不

嚴而慈谿新城之建實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
 鴈門嶺由官庄越桃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
 林李溪可達於郡城則龍山管界之備與嶺口把
 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丘洋金畧石墻之築實所
 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渡東津梅
 墟桃花渡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寶山築城設險
 實所以扼其衝由夏蓋山走梁湖通明壩入四明
 梁衙出樟村小溪櫟社可達於郡城則臨山瀝海
 廟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門石堰渡姚江入樟

村以達於郡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小浹

港循長山橋鄞山橋七里店走甬東可達於郡城

則港口置兵船防守港口置鐵發貢重五千斤者一座調發福船二隻蒼船四

隻防守港口添設本港民八槳船十隻汛期則巡邏哨探暇則容其樵採與甬東巡司

之備不可以不嚴由穿山磯頭踰育王嶺歷寶幢

盛店可以走甬東則穿山橫港水陸之備不可以

不嚴由尖崎踰韓嶺涉東湖可以走甬東則鄞衢

大嵩霞嶼太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畧白沙灣

走象山渡黃溪歷仇村道陳嶺入乾坑橫溪桃江

可以走甬東則錢倉爵谿諸濱海之備不可以不嚴由昌國石浦桃渚徃跳黃巖寧海經鐵場缸窰黃溪青嶺入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郡城之西南則缸窰黃溪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

近設蒲門青門鋸門金井頭等隘

凡此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為郡

城根本之慮凡在事任者所當宣猷而致力也然郡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為里者四為

舉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之衆不待取給于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千四百有奇而歲月既久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蓋不止如雙嶼烈港之為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於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福蒼官民船可二百艘八漿小網船倍之今復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舊例船價六分則徵於里甲四分則扣於軍儲以充造作

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拆造其價扣除於月糧變賣於釘版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船給稅又數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五斗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始徵兵於外方也間有老弱雜揉傭夫冒充固可簡而汰也自巡撫朱純過懲前弊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船用之戍守用之攻擊率以忘命剽掠之徒而充敵愾干城

之役于時識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之患至不可祛除矣即今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糧一或不遂即有脫巾之變奉調而行則劫掠以飽欲一或抗拒即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陣格賊也非其生同里閭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啗以甘言嘗以隱語即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兵興以來以福兵而取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所謂大姦也爲今之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

久而習其揚帆捩舵之法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
便者况寧紹之民流亡直隸投充水兵者亦不下
萬計彼閩人固能施長技於浙海也浙人又能施
長技於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於浙海又奚不可
哉此言用土人可議者謂山海有自然之利捐之
民而困可甦故屯大榭之田可以固穿山之守耕
牧金塘可以裨糧餉之資近日督察大臣嘗奏請
舉行然田方度而勢豪已爲之占籍果能出力以
供稅乎且其地廣袤物產無窮賊屢過而不問者

以其中未有可欲也既田之則有可欲矣能保其
不據乎苟無重兵以守是委以與敵也而可爲之

乎此言金塘大榭不必復田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

於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惰易
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
於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
燎於旣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
擊來賊者僅一二見戊午參將張四維擒朱家尖
之寇已未總兵盧鏗殲三十一
寇沙之而要去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

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僇力急如救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不寧耶此言

水戰以擊來賊為奇功或謂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

倭奴常敗于水而得志於陸者非其勇怯有殊也

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艦之便利火器

之多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

環龜自守專其力也顧能飽以饑我逸以勞我伏

以伺我佯北以誘我蓋其以狡獪習兵深入重地

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而

策也誠能察彼已之情即以其勝我者而勝彼握

符馭衆者復以威克厥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兇

頑耶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勝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明其賞

罰故金帛之錫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莊賈之誅

宮嬪之僇非妄以立威也以爲不如是無以驅之

死地耳國家著令於敗軍之罰嚴矣見兵律飛報軍情條下

今復奏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論首級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

陣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顯者陞授三級不願陞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名顯并

陣亡者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脇從賊一名願者陞授署一級不願者賞銀二十兩

曰論奇功 如在海洋遇賊有能要擊衝沉船隻或有能衝鋒破陣奮其聲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受禍或所奇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奇功論聽總督即時具題巡

曰分信地 凡守備把按按作速勘報超格陞賞

府州縣佐各有信地如賊至不能拒守致賊突入者固當律以守備不設之罪若能奮勇鏖戰獲有首級功罪相當者亦許前贖若罪小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從別港路出境有能邀截擒斬打獲船隻所得貨物盡行給付仍照例陞賞至於故縱出入本港專圖邀取賊贓者聽督撫官參究重治

曰計職任 如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文官自海防部下臨敵擒斬真倭每五名願陞一級十名願加一級千名部下每五名願陞署一級十名願陞實

授一級各以則例遞陞至三級而止如獲功之前或以後失事革職者准收贖若總兵副總兵之與巡撫參將之與兵備水陸士卒俱聽統領戰守機宜俱聽調度除在下有違節制者免究外其餘功罪參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合所屬通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暫將臨山總兵分理海防金山副總兵分理陸地其功罪亦當查照分別重輕俱聽總督巡按酌量時勢究覈情實明白具題

曰處報效 凡有官員舉監生員人等督領家丁輸粟者俱聽軍門及撫按官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慕義者之勸至於耆民統領沙兵或屬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者必如是而行之所獲功次仍照部下功論擬陞賞

則有功不至於濫賞有罪不容於倖免而將士戮力用命矣

此言賞罰之令當嚴 昔元人創為海運而朱清張

之令當嚴

瑄擅其功 國初沿其舊制命總兵等官督領海
船運糧至直沽通州以達於京師自河漕既通而
海運遂廢殊不思河渠有壅塞之患堰閘有蓄洩
之煩徐呂洪流有汎溢之虞諸襟喉扼塞之處復
有意外不測之慮誠宜如丘文莊公濬所議河海
兼運斯為萬全且海防長策惟恃舟師使選將募
兵造舟制器皆能盡善則內可以足京儲邊餉外
可以致海道肅清矣如元人海道經 國朝海運
額例皆今日所當講者也 此言海運
所當復 或謂定海沿

邊舊通番泊宜准閩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
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
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懼不測而况可啓之乎
况其挾貲求利者即非脯肝飲血之徒而捐性命
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藉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
為彼之寇不寇哉殷監不遠元事足徵當商舶未
至而絕之為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窮
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
計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膽落果

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將何
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
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姦謀我之財力果足以
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
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
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
不已大繆乎此言番船不可通或謂蕞爾倭奴敢仇大邦
天討之所必加宜大發舟師渡海問罪以永收摧
陷廓清之功古語云無勤兵於遠又云先王耀德

不觀兵我太祖之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得
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自不揣
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
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
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是大不可

皇祖之言蓋為慮至深遠矣昔漢武帝唐太宗皆
雄主也而卒罷于渡遼之役元征日本徒損國威
竟不能損其一介今日倭奴不自揣量冒其不祥
之災我惟備之殲之逐之出境而已孰云渡海之

師可易舉哉此言倭夷不必征然則倭奴悔禍或揚帆稱貢而至又將何以處之昔楊文懿公守陳嘗著却貢之議曰倭奴狙詐狠貪時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糜國用敝民生以通其貢者一則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是受貢亦侵不受貢亦侵

况今倭奴最我讐敵乃於構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狠貪之心而欲售其譎計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通乎且前此入寇之少蓋以通番下海勾引鄉導者少也今茲入寇之多蓋以通番下海勾引鄉導者多也乃不嚴禁姦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之門是止沸而益之薪也况倭王微弱號令已不行於國中即使通貢果能禁諸島之寇掠乎且貢夷止數百計而寇邊者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皆欲貢而不得貢者乎謂宜頒降明詔申命海道

帥臣益嚴守備貢則却而驅之出境寇則草薶而禽獮之則姦謀狡計破阻不行矣今之議者復曰昔三代盛王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莫不來王聖人之作春秋於荆楚猾夏則書人以黜之至遣椒來聘復書爵以進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蓋王政之所不廢也倭奴自

祖宗朝効其職貢已非一日邇者朝廷准令遣使移檄往諭實屬招來之意以開其補過之門但奉使者不能直達倭王以宣布

聖天子威德而徒以私意簡率行之欺罔觀聽如其款邊納貢而峻却之恐永塞其自新之路而益堅其稔惡之心東南未知所息肩也夫爲是說者猶治疾之標而未察其本者也王者內夏外夷修之有道軍志亦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使在我者未修而疏於所恃也則通之適所以招侮絕之亦足以啓釁此豈安攘之長策哉邇者臺省部寺會疏奏行九事一曰選武將二曰任文職三曰精選練四曰慎徵調五曰處軍餉六曰守要害

盛清府志卷三
七曰明職掌八曰明賞罰即前所載五條九曰行撫諭酌以時議之允協者而兼行之於以內收順治之功而外樹威嚴之績如其且寇且貢反覆不情則用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以却絕之是恪遵

太祖高皇帝之明訓義之所以為盡也如其引慝伏罪重譯效款必欲率賓王化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其信使堅其誓約敕令禁戢各島不復犯我邊疆期以數年為斷共命不渝而後如而先朝著例容令入貢此

成祖文皇帝綏徠之方仁之所以為至也是故明徵保定君子監成憲而行之爾已是故修治垣隍慎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嚴禁闌出一策也綏撫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整堡嚴明烽堠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於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

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然昔人有
云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故曰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又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今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崇舞階之風又何必規規責
效于甲兵之末乎

寧波府志卷二十二

寧波府志卷二十三

書二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河渠書

鄞

鄞邑附郡城而其地東西割不合分為鄉者各七
而水之所資亦殊西之水源四明山西南出會稽
由上虞縣斤嶺自趾至巔凡十六里故名歷小嶺上莊石壇龔
村小皎而東上莊南一派出分水嶺經蘆栖坑口

分水嶺南一派出仗錫山歷杜畧鄭家巖至蘆栖坑口合流而出大皎二皎之水各流至鯨魚山前而合至蜜巖迤邐而東歷樟村至平水仗錫南一派出天井山天井南一派出灌頂彰聖山俱至平水合流而百千澗壑之泉會爲一溪經中潭至它山堰而西北折過廻沙閘紆廻九曲經新安許家會古小溪口洪水灣梅溪灘出洞橋歷沙港口烏金磧積瀆磧百丈塘風棚磧櫟社行春磧段塘散布各鄉由甬水門而入郡城豬爲日月湖西則槌源之水出自大雷諸山而並山之田胥引溪澗以溉一出鳳壘口其下亦有烏金磧圖便利者稍徙而遠之近山田千餘畝輒告病一出林村林村下寮山有泉從地下出勃勃作浮漚如星宿海狀相傳僧智回卓錫取水水應錫出未必然也今雖旱甚不竭故名曰靈泉亦曰湧泉泉水經雙瑞橋東北至泥峙堰分爲二流一入港至湖泊注石塘東歷高橋而入郡城一下堰出林村大溪注十字港亦東歷望春橋滙而入郡城故槌源鄉賦以是獨

加於他鄉今田堰上者利塞田堰下者利開塞者壅水入田坐收成稔之利而堰下絕流則田者束手告病矣禁塞息爭斯兩利也去林村稍東爲罌胆湖西去今郡城十二里周廣環百里而四面置斗門礮閘以啓閉畜泄之湖高田下勢若建瓴春漲則猪諸山之水旱則啓閘注之閱日已浹四郊而七鄉田數萬頃歲畝收皆一鐘唐大曆間縣令儲仙舟大修治之更其名曰廣德而繼浚者則刺史任侗宋令張响其興廢利害詳載曾子固所爲

記中然而議廢者數矣卒格不行以其爲利重而西七鄉民籍以爲命也故舒尊著四利說刻之林村資壽院壁元祐中有俞襄者挾廢湖策走京師時宰惡而法之其說不行鄉人樓异以免喪起除知興仁府改知遼州已改隨州將行异欲得鄉郡會時有獻議者括天下遺利資國費於是异輒言廣德湖可田儲所入待高麗使者用以啗上异果得明州湖遂廢凡爲田八百頃募民佃輸米四萬石而佃者甚病自後七鄉沃野無歲不以旱告厥

害稔矣事在政和七年嗣後靖康初檢正王庭秀嘗著水利說欲上章復之會虜變起不果湖既廢而所恃者惟它山堰堰去郡城西南五十里先是前所云四明諸山水走百里盡瀉之江百姓不饗其利唐太和中縣令王元暉相地勢謂大江夾諸山直上接平水而溪所從來者高至它山始兩岐之水稍散漫而江北唯茲山四無麗故謂之它山它山麓皆石趾插江底非他浮沙比可馮藉爲堰乃始治堰堰跨兩山麓南北闊者四十二丈石級三十六始堰時水湍悍難治用巨木雜竹爲槌以抗水適洪水汎濫絕壑合抱之木非人力推挽者一夕乘漲至堰下遂得疊石成之故至今以爲神堰高下甚中水澇則什七入江什三入溪旱則入溪者七入江者三而後屢修治率易敗蓋以石堅泐而功踈密也謂堰有神非王令者水輒壞豈其然乎在宋則錢億唐意張必強皆嘗增石以遏羨流而我明嘉靖間知縣沈繼美用石版豎亘堰口者半高故堰尺許水入溪稍多民更稱便今稍稍

旁有罅且缺半灑泄滲漏無所底止增防遏潰何
可已也去堰西北百武爲廻沙閘宋淳祐閘守陳
塏咨于鄉人廬陵守魏峴峴作水利備覽其畧曰
大小溪之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溪塞不流
七鄉河渠不受利歲發衆淘之至三四舉費緡錢
數萬已復塞如初與其淘於旣積不若未至而遏
之便用爲閘則水輕上流沙重下止水濫則閉平
則啓使得行舟沙溢閘外淘之易爲力乃仍吳家
橋閘之三門板各七刻平字水則字于兩柱上令
土人許阿一者司之啓閉有節榜石于旁以示禁
後果便然亦歲淘閘外沙今數十年不用水道亦
清駛豈沈令增高堰石水深而流迅故邪郡人御
史中丞戴鱣作水利序說云讀考工記有曰凡溝
因水勢善溝者水漱之蓋言導水就下則湍駛自
能漱激留淤宜益治港令廣浚且務徙沙毋置近
壩又稍于堰之上流爲防遏水庶什七之利民得
而食也議者是之去閘里許爲洪水灣灣故與江
相薄潮水內攻河流外泄漫爲一壑而它山之水

不得東注各渠宋慶曆中丞相吳潛守用土人策
謂江之東南有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不宜與水
爭地撤其蔽而疏通之害輒祛乃給官錢市其地
作三壩一瀕江以禦狂瀾一瀕河以防罅漏一介
中以拓表裏果賴其力乃今則沙洗石落瀕江者
墊水中僅僅一石漏泄無當詢土人謂主土皆沙
壩踈非塞水用宜遠取硬黃土實石中庶堅久不
敗大率河渠皆沿江自它山抵郡城北指永豐西
折石塘相去百里爲堰者無慮數十爲碶者六土
踈薄善崩水暴漲堰數敗畊農樵藁土交之不固
水亟洩不止旱半月河渠盡涸舟膠不行田龜拆
民嗷嗷病矣故王令堰它山成用木鵝三因暴水
浮之鵝至處輒爲碶以洩水今烏金積瀆行春是
也而風堦碶在北渡眺江橋西一名望碶宋熙寧
中縣令虞大寧置之用以却暴流納淡潮者蓋自
行春至積瀆相距三十里行春居江下流滷汐易
至烏金積瀆處上游非潮盛漲滷汐不至河渠少
涸江潮尚澄澹可壅入河渠以溉田霖潦亦易洩

故風翔視他礮爲尤要今廢不治惟見石礮陷故
瀆中過者莫之省問今若度水沾溉者計畝率力
民必樂趨惠利無窮此所謂以佚道使民者也永
豐礮當北城之下去石塘稍回遠七八月間雨集
水漲彌天而烏金諸礮不能亟洩日月湖舊有氣
喉食喉水喉穴城爲道而又湮塞僅通一綫水益
沮如不行乃守陳塏聽邦人言謂茲礮關歲豐凶
按民居蔬圃間得其故趾復礮之柱石三門二以
洩暴漲名曰保豐而吳潛又增廣之爲柱五門四
水始不滯流蓋諸礮寔七鄉之咽喉而啓閉吐納
不可不握其機也故吳潛置水則於月湖平橋之
下得旦夕視之以便蓄洩第今塘長礮夫之役率
無賴子弟或下戶窶人應募引日因循啓閉失節
而近礮居人利魚鱉裝重舟者自江入河爲便典
守者率與之市盜洩無禁每春夏交雨水溢河渠
或堰潰一二所至經旬不治往往雨澤方停而河
已大半涸矣是可不爲之厲禁邪今宜以並近富
人僉領茲役庶幾重犯法慎啓閉而不煩督責也

水則故瀕平橋空其地郡縣長吏車馬過輒見之
輒得稽察水候可否今屋社學於空所車馬過不
見水則亦漫不省問宜徙社學於他所而仍空之
使得時時見平字石立水上輒得稽察水候可否
故不煩塘長之申報展轉失時如今日也城東有
東錢湖鄞縣未徙時湖在縣西故又名西湖湖水
濶十萬畝前古因山麓斷處續隄合之受澗谷水
七十二環里八十爲堰于隄者七曰錢曰大曰莫
枝曰高秋曰栗木曰平水曰梅湖而堰之有礮閘
者四錢大梅湖莫枝湖水高決以注河凡得三渠
半溉田百萬餘頃故東之鄉合鄞奉定爲七率無
凶年惠利甚溥故又名萬金湖湖蓋因田爲之故
以原供之賦均之七鄉以爲常寔唐天寶中縣令
陸南金開廣之而繼治則宋守李夷庚二公功最
高至王安石亦勤其事釐復湖界嘉祐間置前四
礮閘立平水石於左右啓閉蓄洩應時而治平元
年復修六隄始廟陸李于隄旁曰嘉澤廟淳熙四
年皇子魏王鎮州請出內帑金錢五萬貫義倉米

萬石佐除淤葑費差撥水軍不問官民家凡食湖利者計畝頭出力爲役凡去葑二萬餘畝但所除葑不出湖外輒復填淤徒費金錢無補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乃議用官緡錢買田千畝歲收穀二千四百餘石如義倉例使高貲富人有心計爲人信伏者掌之分頓近湖僧寺中每歲農隙募民刺取淤葑計船大小地遠近葑多寡數酬穀有差會稽之一年可去葑二萬餘船益蓄水如葑數近湖壩漸漲人芟藕其中有力者與姦民相啖田之因漸致湮廢乃盡請復舊趾天子可其奏田者論如律著爲令刻板榜之即月波隱學二寺嘉澤廟錢堰故有塘植荷者亦一切罷不許後有司坐視莫舉田租浸移他用湖日就湮寶慶二年胡榘以尙書出守復修覃議條畫較詳次第可舉用於農隙時八九月間水勢稍退先用水軍船盡去芟葑務薙其根至十月始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夫力助工先修運河諸碶開令放河水入江然後放湖入河河水瀦春農不失灌溉湖既乾然後去淤積乃

請于朝得度僧牒百道常平倉米萬五千石治之
如前議而兵不妨閱農不妨畊民甚稱便又以贏
錢置田若干畝儲穀以需後費又十六年陳埜因
歲稔農隙竟行市葑之策兵農俱罷遣隨舟大小
葑多寡聽民交葑給錢至者日千餘人益稱便矣
而田之所收至此始全爲湖用計今殆三百年于
茲時移物改田無所稽而漫然一湖莫有過而問
者侵水者不獨淤葑而蘆葦蓴蒲之屬雜生其中
日以滋蔓最深渚處以竿刺之不及數尺平波浩

淼即載輕舟行不得其故道輒膠不前近岸山坳
間孺漲者又芟藕之因爲塍陌漸成畎畝而上下
水田者殆數千畝怙勢嗜利之家皆私有之不惟
侵蝕湖水而因之私決壩閘使其樹藝漏洩無當
七鄉之田乃無歲不以旱告此寔廢湖之漸而西
之廣德越之鑑湖可鏡也司民社者誠如程覃奏
請故事嗜利者或縮縮退去而浚湖市葑之策要
亦不可不行議者又謂聚芟葑淤泥即其中徑直
處而隄之起邵家山跨楊家山麓如杭之蘇隄計

丈者不過四百隄成不惟可盡除莠葑而行旅往來便甚蓋計無過此者昔人議欲起月波接二靈山爲丈者餘八百信功鉅難成矣今度七鄉田計畝賦財擇高貲富人有心計爲民信伏如前云者使督役不以屬吏民未有不鼓舞而趨者東鄉運河阻湖帶江南受橫溪諸水東受阿育王天童太白諸水環繞百里而百萬頃田寔資之溉所恃者堰碶蓄洩無失時而昔人碶荻埭今名雲龍者洩南水碶貝則古塘東周蕭臯歟以分其支碶回江東西者二今名五鄉者爲十門以洩東水又碶江東碶大石橋直西如龍尾以洩之江故當時雖大水不爲災而望氣者亦以爲利江東大石久廢所恃者惟回江雲龍今定海令宋繼祖又別碶東岡而廢回江回江碶下故爲江今改爲河而東岡去回江五十里水行迴遠又碶門殺回江者半暴水壅闕不能驟洩東五鄉田往往成巨浸告病矣故鄞人屢聚衆決東岡而定人亦屢塞之徒釁爭端卒無已時計今惟亟復江東大石橋二碶而又於

王駐洋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各硨之硨各三門以補回江之廢度不爲災而東岡亦爲衆利矣昔陳塏在淳熙二年常復江東大石二硨其故績可績也近知府周希哲用父老言命鄞簿張纁修繕之先淘江東之米行河未幾即工蓋不惟暴漲可洩而舟楫既通農賈利之莫不嘖嘖稱便至如復大石復江東硨楊木硨周家堰皆因故蹟爲之費儉而惠侈此在賢有司加之意毋遜美於陸李諸賢可矣南鄉田惟江流灌之江接它山者水澄

澹又支江逶迤盤屈于鄞奉間浦溆連絡不可殫紀在句章鄉者多並山有泉水亦澹無滷沙乃其賦特重然其田受懸磁葑之水者什一而不受水者什九槩而則之非政之平也鄞塘鄉地高率于上游鑿瀆引潮注之又稍下爲硨以拒滷汐如棟木茅針諸所使入瀆者迂徐曲折而弗徑也上河堰則白杜橫溪水注之與東錢湖通下河堰則銅盆浦有堰常浦進林有硨硨通奉化江雨澇則江潮接之二河漲水相迎故堰善敗議者謂二堰各

遷入十餘丈則依山麓易隄防矣且白杜橫溪水
回環河中可溉田五六百畝得常稔東鄉自一二
都至二十八都河與江濱中有雲龍貝則二碛餘
多泥堰每淫雨岸崩泥堰多決鄉人恒苦修築謂
宜徙雲龍貝則碛碛於陳婆渡濱之大江則江盡
為河斥鹵可化膏腴諸泥堰可盡廢歲省修築之
勞且無旱患近里老嘗白府縣委縣丞丘民感勘
議未行或又以各鄉水勢高下懸絕不便畜洩為
言此當求其全利而為之大槩吾明故濱海大江

從定海入桃花渡為三江口當城之東北而一踰
城西北折至西渡與慈谿前江接歷餘姚止通明
壩一東從浮橋而南至北渡亦三分之南行者為
奉化江止市橋西南行者止它山堰為鄞江江水
鹹鹵不可灌溉食飲而綿亘往來數百里土薄廝
深不及尋丈輒見塗淖天五日旱井泉與伏流通
輒鹹鹵不適用沿江田數萬頃鹹氣蒸曝稼即枯
槁死矣是江有舟楫魚鹽之利而非所以利民生
畊鑿之資故鄞之水利在河渠然河渠不知鑿自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一往三
何時余覩禹貢淮海惟揚州及聞禹治水畢會諸
侯于苗山更其名曰會稽會稽下邑有了溪說者
謂治水自此了也鄞故屬邑域揚州豈亦禹跡之
遺乎厥田下下今鄞爲沃土列上縣諸河渠力哉
要在司牧者殫圖而沛澤也

慈谿

慈邑層巒疊嶂橫亘東西東臨定海之境西達餘
姚而切其郭相去百里許跨山南北南則江水縈
迴去海尚遠北爲鳴鶴鄉際大海而地盡斤鹵若
天限其壤殊勢異宜故其水泉灌溉彼此不相資
也夫江通於海而海潮自蛟門西入合鄞奉二流
其水澄淡海潮遇之勢不得輒入故槐花渡所鹵
淡恒半然天時有旱澇而盈縮進退因之由是而
西渡而赭山西抵丈亭俗呼爲前江緣江百里許
並無比入之浦唯南受鄞慈餘諸山水故其水恒
淡又由丈亭北折而東呼爲後江凡浦皆南入不
通江蓋久旱則海潮內侵鹵浸瀰望必如是始得
少緩其入而緣江之田猶可資以灌溉也浦北入

者皆薄山麓接溪流由是而東則鄞江之比定之西皆藉其利特水入漸細僅僅若溝澮耳且東北地勢獨高流水易竭故於後江之尾建茅洲化紙諸閘以節之而文溪香山達蓬鴈門諸水一遇久雨難於疏泄故大江之濱多作碶堰以殺其勢如李溪青林諸堰是也舊制緣山之阿凡水所鍾處輒築塘豬之以防旱熯故有花嶼鷄鳴諸湖蓋自唐令建邑之初管山未鑿夾田橋外水道不利故江潮鮮入山水難出易盈易涸而鄞慈定境交受

其病誠不可以無湖也至宋吳潛鑿管山江而夾田內外湖水通利旱澇不虞又何賴於湖哉此變湖爲田之漸而國朝用是量畝加稅盡耕植之而湖卒廢矣惟鳴鶴地方四十里許不通江潮惟資杜白二湖之水以給灌溉故名爲第二重天謂其生物之功與天埒也湖制大塘橫截而用碶閘蓄洩之皆山水相接而杜湖之南漸入山麓視北頗高不能積水故於白塔山直東復置大塘碶閘名曰上湖而夏秋旱則上下閘俱啓水下注河渠

寧波府志卷之三
十五 往五
民實賴焉今近湖猾豪輒循山作田與水爭地重
妨農而有司置不問此一病也白洋湖亦如之而
湖西皆餘姚山餘之猾豪又以隔治無畏侵湖殆
半此又一病也海墾有塘東接定之靈緒鄉西接
餘之上林鄉沿塘置閘曰松浦曰古窰曰淹浦曰
洋浦制皆三門啓閉以時而蓄泄之惟洋浦一閘
與餘姚共而上林之水發源於游源諸山天暴雨
輒汎濫橫流且地勢高於鳴鶴而鳴鶴地廣洋浦
諸閘道違遠不得驟泄巨浸積旬爲害滋甚故昔

置漾塘障之令其溯塘之西直趨洋浦故曰漾塘
非以此爲二邑界也漾塘古有木閘所以通行舟
楫而啓閉之司屬之慈人然閘啓水復爲患故閉
弗復啓而制堰堰之曰雙河邇年餘之貪狡者輒
塞絕洋浦行海之道而利其膏腴水溢則決塘東
注病慈無已且構訟于官必欲以隣爲壑慈邑諸
生方鎮輩不勝患苦乃相謂曰如此吾其不爲魚
鱉乎亦與訟後先相許爭者十餘年破產者數十
餘家雖當道不直餘人而徃徃以財力相屈迄不

得還其舊郡理董雲漢忿不能平率諸生庭辯之
而當道亦終不決可慨也已故慈邑水利莫要於
鳴鶴而鳴鶴又以洋浦漾塘爲最正分界闢侵牟
謹墾闢修塘堰時蓄洩此治河之大都也

奉化

奉阻山濱海水皆下流灌溉所資固不能一一盡
利也靈濟泉發于龍潭而流于城南爲大堰聚堰
以灌田西錦溪發于石碁盤山而流于城中爲吳
勝堰以灌田三溪發于枯桐坑由顏婆橋而出小

溪發于丘家山由歲穰橋而出以灌田葉家溪發
于日嶺山由唐家畝至青錦橋爲小堰以灌田至
城東一南流爲方勝堰以灌田一北流鵝鳴溪以
灌田此附邑之流專利郭田者皆流入于縣溪縣
溪發于鎮亭龍潭至大萬竹爲大堰出三十里爲
朱家堰至廣度爲新城堰而大嶺下溪黃甘嶺下
溪皆合流出西溪至龍潭灘爲資國堰引水入河
分二派一由南山下注蔣家湖由舍墟村抵長塘
河爲新溪堰以入後洋河有考到堰以節之一入

潘家斗又分二派一注萬壽湖爲土埭堰達長浚
短浚由司馬橋抵趙家斗有鄭家堰以隄之一由
市河注廣平湖抵新河有斗門堰以隄之其流皆
入于沈家莊河溉田不下數千頃然資國堰港口
沙每壅塞而流之所入者微尤不可不以時濬導
者也自龍潭灘而下由新橋惠政橋金沙灘長汀
至金鍾墩有倪家堰以節水入新溪達沈家莊河
與後洋河趙家斗新河水合有陳渤頭堰以節水
由陳渤頭堰而出栢樹港自金鍾墩而下由栗樹

塘至六板橋爲引水小閘分入內河流朱家河蔣
家浦黃淑浦入趙河自六板橋而下至南渡有進
林堰閘以節水達栢樹港又一由鄞塘橋馬石灰
橋爲內河出坊橋壩與栢樹港水合流于坊橋江
自南渡而下由常浦入趙河達于江口合于剡源
溪而爲江銅山東溪出西圃泉井水出墩頭仁湖
水出塘下合流于范家河江潮往來其間故爲柳
公堰爲周長官堰所以捍鹵而儲淡也雙溪一發
于杉木嶺由排溪葛輿遠梅山西而出一發于山

隍嶺與湖潭嶺溪鮎埭嶺溪合流于方門遠梅山東而出為雙溪至睦州合流由後潭報國橋至童橋為黃莊硿其流入白水等村而復合于溪又下則為胡芝硿其流入長塘後洋蓋黃莊胡芝二硿利澤甚博所宜勤于修葺者也自胡芝硿而下由楊家潭至下廊上橋又為蔣家堰壅流西入汪家峻自蔣家堰而下由溪壩王家匯李家灣至廟山東出西鄔居敬橋金溪發于金峩山東北入白杜河由蔡橋合流于居敬橋出栢樹港上夷水溢不

必硿堰而自可引灌者也剡源溪自剡界嶺由陸詔驛駐三石至康家嶺凡九曲至公棠與晦溪水合有公棠堰自公棠而下由溪口至崎山與上元溪蔡家河合自崎山而下至泉口與杜嶺棠溪流入白作洋乾溪水合自泉口而下至江口與范家河趙河水合又下與坊橋江水合而匯為江是勢雄而流濫漑濟甚博者也總而計之西南諸水自澗入溪自溪入河而盡歸于東北為奉化江若冊嶺以南新嶺以東皆為海壤溪流不聚廟山硿以

制揚畧水史家壘以制戴家山水黃公堰以制甘
嶺水小堰以制大同水皆隨水勢而引利於田也
黃蘗溪發源于金峩山西南由泮沮至天門注海
松溪發源于鄞菩提嶺東行注海尊湖水源於九
峯由吳家埠注海延納豬積則在三農自力耳至
若溝池泉澗坊庸畝港苟溉于田固非水利而局
小利微亦何能一一盡詳之哉

定海

定海地多斥鹵經以大小淡江皆海潮逆入不可
以灌縣南諸山之水併而為溪名之顯著者曰嘉
溪曰啓霞溪曰盤畧溪曰鴈潭溪曰瑞巖溪曰慈
畧溪曰章家溪曰徐家溪曰楊家溪溪注而為河
凡五地埭河源出盤溪東接啓霞靈巖溪水下楊
木堰北趨小山壘入海蘆江河源出瑞巖溪東北
洩於穿山壘口楊落河發源育王山下合太白山
之流注為石湫浮地埭堰過章家橋而走長山壘
謝嶼河新大河兼受東錢湖水下流則洩於五鄉
壘雨暘時若則縈紆數十里之水僅足以潤澤四

鄉之田

崇丘靈巖太丘
海晏總四鄉

少值旱暵民輒告病雖湖

水分流而波餘有限斗門河

界

亦引湖源由紀家

橋以達崇丘

四都地

舊設槎堰寔為隄防歲久堰壞

水失故道滂澇則汎溢入江遇旱則鄞人壅泉自

利囂囂相訟勢隔燕越嘉靖甲寅縣令宋繼祖相

度厥宜下槎堰二十里創築東崗堰礮而民始息

爭自礮而下導於小浹苟啓閉不時與無堰等耳

此在典守者加之意也縣之西北接壤鄞慈水瀝

而為湖者四播而為河者亦四沈窖湖靈緒湖白

沙湖灌田可數百頃中大河發源茅洲至駱駝橋

而分流南入於鄞北抵靈緒西河導香山之水而

北洩於澥浦大閘河引鳳浦湖源過宣家堰而兼

受杜湖之水

湖屬慈谿

古濠河發源縣治之北西經通

利橋抵駱駝橋下復折而南合中大河至大寺堰

而分流以達於諸港凡江北之大河田橫河田後

港田後河田悉仰賴之自洪武丁卯展城跨濠而

源委隔絕遂成淤塞之患今西水門舊迹猶存啓

而通之則其利自倍矣慈谿後江之水由夾田橋

茅洲化紙閘滙於貴勝堰下自堰以東地勢漸高
歷大寺堰而河益淺澁每旱則啓閘通潮資之灌
漑然潮之引納無幾而諸河港之水復流而西必
鑿之使深與西方河等則蓄水自多而潮亦可入
是在司牧者爲之計也顏公渠起桃花渡東迄於
定六十里宋淳熙間統制顏頤仲訪河故道大加
疏鑿舟楫灌溉民寔利之歲久湮廢至嘉靖丙申
而縣令王文貞復疏浚之惜其董治弗精乍通遽
塞迄今未有能繼顏公之志者要之邑本海壖旱
不十日則鹽氣蒸曝禾稼枯槁若海晏之南靈緒
東管之北尤苦風潮衝激舊築石塘率多崩圯昔
人謂後來者當念經始之難時加修葺誠今日之
急務也舟山舊爲州縣管轄山海 國初遷徙其
民捐棄沃壤昌國四里存爲畸零山田則襍以砂
礫圍田則病於海潮而白泉湖黃馬溪限隔一方
勢不相及所賴以浸灌者不過山間易盈易涸之
水耳若能捐土壤鑿陂池費一而利百是則可爲
也

象山

象地外環大海內奠崇丘平曠之區延袤不甚廣遠南有附郭之田六萬餘畝而引源障水灌溉之利通焉中爲大河源出鳳躍岸列東西斷流別派如體肢然東發源於錦溪梅溪鼓吹象潭等澗下注于河爲應家浹爲半河爲史家徑縈迴盤曲又別有渠衆流會于東大河而止西發源於彭姥嶺湧泉潭朱水溪等澗流入白石徑礮担浹馬家堰橫塘河穿溝接澮復多澗道諸派流于西河極而

止摠之凡三十六澗而設壩以備蓄泄者三東會源中朝宗西靈長橫塘而下有城隍堰稍南有李郎堰以防止水而上洋諸田灌溉賴焉即有澇則啓而決之以海爲壑非所患也第河澗淤積內瀦甚淺稍旱即竭桔槔靡施民皆束手待斃爲今計者要惟浚而淪之從昔人所議一丘至三丘之說民出其力而官責其成三壩二堰以時修築則停蓄深而旱乾有備矣至於壩下諸田形稍卑窪舊有倪家河潘家河及縣令許知新復開千丈瑞龍

馬崗三河而東西海港設永豐秀才二硯以時啓
閉為利蓋甚溥也但歲久淤塞遺跡僅存而併入
於豪強者過半矣民心憚於浚鑿官府失於稽查
前人良法美意湮沒幾盡一遇亢旱則盜決上河
之水屢屢致訟彼不知者但云官河之水無分上
下殊不知上洋河澗原已摠括丈量其中租稅分
賤上洋田畝故上河水利下洋不得分侵之也况
河水有限田畝之待灌無窮此防一弛則上下之
田胥受病矣故厲禁之設非得已也今惟浚侵沒

之河開已塞之港修久坍之硯則下洋之田旱澇
亦自有備而訟可息矣其在鄉遂地非平行或引
溪水鑿陂池開溝洫因勢利導各從所便而為之
若斥鹵之區築圩為塘甃石為硯在四都有孤山
堰有中央硯五都有南塘硯則知縣夏津所建十
都有王家堰則邑人御史王渙所築十一都有楓
嶼硯三都有塘硯有三眼硯則成化間知縣陵傳
所築陳兆塘有陳兆硯又邑南十五里曰岳頭塘
則晉人陶凱所築凱後未百年而坍沒陵傳亦修

築之鑿河三道東設高平中慶豐西岳頭三硿以
 為捍衛民甚德之弘治間海潮衝擊復成巨浸而
 陶陵二公不可復作矣已上田畝皆登籍以率賦
 諸所設硿堰歲僉官夫以司啓閉蓋王稅所出民
 命育焉誠不可不致謹也若乃沿海之塗自成化
 以后民間聞陵傳之風而興起者築障幾及百數
 而硿堰如之然桑田滄海興廢不常要勿恃為
 永業也

寧波府志卷二十三終

寧波府志卷二十四

書三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兵政書

語曰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
 可偃于天下為是言者非貪兵黷武為也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顧用之有巧拙順
 逆耳是故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伐舜
 禹有三苗之征天下後世不緣是以貶其聖蓋以

兵者國家所以糾疆暴救危殆夷險而平亂不得已而用焉者也世儒闇於大較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是知安而不知危大至窘辱失守委曰無可柰何是誠不權輕重矣故國必有不志戰之臣而後能享不用戰之利何以言之不志戰之臣恒恐天下有變而猝無以應之殫圖竭智夙夜所爲兢兢是以置宇奠安而宗社固于盤石即有豺豕之變從容麾而却之耳吾寧地瀕溟渤寔與島夷接壤自春秋爲於越之國不忘用兵邇年以來沾濡太平之澤武備大弛倭奴肆毒流血染海積骸成丘募三河之少徵六郡之良猶不足以殄滅鯨鯢揚波萬里使

聖天子宵旰東顧百姓轉餉征發繹騷百費並起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縷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日夜叫囂卒無寧歲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覩其事蓋有餘慨焉自昔制治之善莫過於成周其詰戎禦侮之畧即按籍可鏡見也天子王畿六軍公

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凡六等
而一軍用萬二千五百人一鄉萬二千五百家
用一人爲軍六鄉則六軍而遂數與鄉數準六遂
六鄉可制十二軍而止制六軍者先王不欲盡民
力也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軍
師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聲音足以
相識以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家自爲兵人自
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故一遇調遣天子命六
鄉之卿將之初無煩于廩餼亦不煩于均節兵滿
中外晏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此
誠不易之良法也後世王政衰井田廢兵農異處
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兵惰而將驕農人不得擅其
生息始紛紛弊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
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其意已異而况兵
有定額將有定員操刃則次且握符則跋扈安得
不啓方鎮之禍乎宋有禁軍廂軍叅以召募團結
訓練謂之鄉兵貫緡穀粟則給之官役者不休耕
者不力而兵民乃俱受病矣

皇明掃滌腥膻奄有四海宏模遠畧迥出前代以爲帝王之道文武並用塞垣際天烽障林立防邊戍海樹設周詳郡縣所在多立衛所衛之而治民治兵咸有經制衛所轄于都司都司轄于五軍都督府其卒伍之設一百戶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六百有奇合寧波定海觀海昌國四衛與外屬所旗軍凡三萬三百有奇歲撥官軍儲餉凡四十萬石有奇官曰俸軍曰糧而寧定昌者領于寧波府

倉庫觀海者領於紹興府倉庫折銀本色相半支給出哨戰守動有程期兵閑與衛農安畎畝此雖非成周容民畜衆之意要亦通變宜時之長策也于其初蓋以全額之糧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充四境之備故海波澄宴狼烽息煙幾二百年號爲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即望風而解遯矣乃今尺籍空虛僅存罷羸原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大半數詳兵衛志中一遇小警輒狼顧魚駭選愼觀望以戰則所績以守則不足乃至徵發四方

召募非類如狼苗等兵布滿海宇而供億浩繁帑藏不繼遂至存留京運那貸鹽本抽取香錢以取辦支吾猶爲不足而料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諸色目殆十倍往昔兵無休期徵無停日而閭閻郊遂之間十室九空所謂反裘而負薪皮盡則毛亦去矣當事之臣可不爲寒心哉今欲爲安攘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祖宗之成憲軍復軍之舊額糧復糧之舊額振刷耗蠹而責其實效調停法意而與時宜之耳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既

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爲誅求收伍未幾而旋即竄匿矣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夫豈少也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投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壻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止準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美餘歸諸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於姦民侵欺於豪長官司置不爲問而廩庾之儲曾不及逋欠之半糧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

寧波府志卷之四
五
可簡閱雖謂之無兵亦宜况可恃之以折衝禦侮
爲萬里長城乎軍旣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糧旣耗
勢不得不額外科徵矧今募兵他省動越數千里
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捐官帑民需不訾矣
况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鬪往往貪餌致敗恐官
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過道路率又逞
其狼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汗瀆婦女一
或捍拒則露刃而誅殺人無忌故諺曰寧遇倭賊
毋遇客兵遇倭猶可避遇兵不得生由此而觀客

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開熟道路習
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
帥楊完者流毒吳楚盖可鑒已爲今之計莫若奏
復全額原糧盡充該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得復
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欠侵欺之姦不得以國賦
潤豪滑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於吾民當不如
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勾之法移查原
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即贅壻義子年力强壯
俱准收充原額如原籍果繫亡絕即於所在衛所

簡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靡歲月其
犯罪充軍者嚴爲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
準事例不得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
膂力精壯者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
程限以二十歲爲始五十而罷復爲民有疾病願
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
鼓舞爭爲兵矣仍藉應募他郡者責令來歸其冊
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替之弊當其
精壯善鬪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出二十年後

復爲平民則皆知自愛而重犯法不至叫呼無賴
爲凶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糧不虛靡而必無不任
戰之民死于無罪者矣或者謂武健技藝不及苗
狼閩廣等兵苗狼閩廣等兵又耐風雨任罷勞嗜
欲飲食與倭奴等非此不可則惑甚矣天下武健
豈有常所哉山川所產風氣所習四方一也昔者
戰國之時蜀人怯懦吳人短小皆常抗衡上國卒
成伯疆岳武穆以荆襄郢鄧之民摧方張之虜所
向無前未聞借兵於他所而况吾於越之鄉勾踐

之遺風猶在乎加之以訓練資之以利器火攻水擊豈遽出他兵下哉且今閩廣諸兵其長技故智利在水者可習而知而吾蒼山下八之人熟閩廣之技者亦非少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事在反掌而有勇知方是在上之人使之者何如耳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爲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況今日之邊防恃舟師

爲長技以火攻爲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船勢銳而難進銅銃碗口力踈不足以遠邇乃更用福蒼等船即大小翼樓船之遺制用八槳小漁船以突冒周旋其輕捷視驃騎以發貢佛狼機代砲石以鳥嘴銃代大黃參連弩而奮迅着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群而肄之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况保鄉井之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跡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萬里外

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客兵自可
次第罷遣斯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
在將帥今之世祿純袴固有宣力翼戴長於馭衆
者矣寧無腹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畀之兵
柄求無敗事不可得已昔者晉悼公使欒糾爲戎
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爲戎右以訓勇力之士
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
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
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

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
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
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
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
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
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
即是說而推行之拊髀之思庶幾可息乎若夫各
縣民壯巡司弓兵皆膺編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責
者也今官府旣占之以爲勾捕跟隨之役而積年

市猾又據以爲窟穴或以錢乙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戍闔無實官司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又可驅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綸編立隊伍團聚訓練責統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虛隸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道也議者謂盡罷兵費兵餉諸征而總括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勇有抵業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代客兵而桀驁亡窟皆不足患矣

議者又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懼調遣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强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智而鄉長甲長則無賴猾氓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關箱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率以二十二家爲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

爲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
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
立爲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
領甲正幾名某人某人甲副幾名某人某人各該
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於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
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譏察各備鋒利器械一
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首及合用銃砲等項聽
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
即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

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
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
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爲激勸有
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待
調發之勞而坐收保障之績矣雖然此其大略也
作而新之則在乎人昔岳武穆非世將也崛起行
伍之中而膺統制之任亦非有素練之兵也其克
敵制勝不過六事而已一曰慎蒐選二曰精訓練

三曰公賞罰四曰明號令五曰嚴紀律六曰同其
苦皆鬼游奕由此其選而比向披靡曾莫有嬰其
鋒者使今之爲將者能一一體而行之則無不可
練之兵無不可用之衆何強不可摧何堅不可破
哉故良將軍師不在將門相府而隆中淮陰世未
嘗無也收豪傑倡勇敢討軍實專責任上安下戢
而敵國外患坐銷于俎豆之間初非易民而治也
在秉樞者加之意而已

田賦書

自昔神農教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矣然而正
畝坵開民粒有樹藝之利而無公歛之法故後世
並畊之說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
之上中下而成其賦商復爲助周復爲徹制什一
以正其供而天下之中正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
作丘甲書四征公室求視邾滕于時賦已無經况
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侈大桀小桀益不可
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爲仁文景繼之又玄默以
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不征其

為民惠澤甚渥也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一
 實什稅伍之譏此豈非額外之橫征弗孚於德意
 哉唐之租庸調最為近古 國朝之制大略倣之
 即田而稅輕者庶幾於三十之一民僧道而重者
 已幾於十之四五官田又合戶之身田而總括之
 以為五年十年丁差之制則其役斂之重又甚矣
 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下戶口由帖略如今花
 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存事產既而為限輪
 圖則備坊巷河渠隣比居址而不及其事產嗣後

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郡之田而尺籍之每邑凡幾
 鄉鄉之田凡幾萬千百十頃頃分畝坵坵分字號
 經界既正編為排花鱗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
 其田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
 輕者纔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蓋大較不甚相遠
 也而田之名目則種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
 僧田有道田而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
 抄沒有為事有塗漲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
 院諸名色不可殫紀而其稅且倍徙或什於民田

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奇僧道夏稅至五升有奇

統郡之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畝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大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手實於官登之同版宜畫一不可姦也然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定而科斂重則其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畫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在官夫楊州之田下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地其地狹矣故郡之田雖縣以五分鄉以數十辨其肥瘠可略見也即一鄉之中近河渠而沃衍者爲肥其餘爲瘠河渠之深者爲肥淺者爲瘠深而有源者爲肥無源爲瘠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一皆中况農之勤惰又自爲肥瘠于其間又非鄉田爲之也

聞之故老云鄞田翔鳳鄉最肥往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滄其田信國謂爲水鄉特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即此知科則之重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於寺曰僧田始占於觀曰道田始入於官佃之民而官收其租曰官田今此三田皆散於編氓而戶占之矣即如廣德湖之官田遠自宋熙寧間官收其租以爲公費今之稅額即當時之租額也易而勝國又易而國朝乃其額則因宋之佃租以爲稅法其他均一鄉也而肥瘠頓殊隔一塍而

上下特異此可不爲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官田得民僧道田六之一慈奉定得十之一象得四十之一統而均之不過稍益民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可辦矣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騙賣近因官田價廉乃稱民田騙售於人可革欺隱捏則埋糧見後此善之善者也嘉靖辛卯間鄞令黃仁山嘗欲舉此邇定海令宋繼祖大爲會計冊而上之糧道嫌於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其田賦之輸奉有著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

徵丁田十年則徵徭役二稅有本色則輸米麥有折京則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以轉輸海倉不便且海下官兵又便於得銀故復半爲本色半爲折銀價石五分貯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之催徵先期立爲限程俾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催促其輸迺年分其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爲丁以田準十五畝爲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十畝爲丁此略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又於附

籍寄庄戶每田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矣

然此特以懲詭戶之弊也今則不論詭戶皆如仁

山加之丁矣官田舊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定海仍

然今則半民田矣又一切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

派曰以輕無田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腴又時有

水旱凶荒之災計租之入大約雖腴田亦半稅於

官矣又邇僉修城大戶以田倭米大戶以田買硝

黃等大戶以田一切額外之征以田其賠償之費

至售田以供而尤不足故俚人之諺曰將錢買田

不如窮漢宴眠又曰有田膺戶門因田成禍門傷
哉風矣 國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
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之田
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大抵水衝沙塞柴沒根
深及逃絕棄業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途諸
田又不報官起料然則田安得不耗乎又况猾民
作姦乃有飛洒詭寄虛懸諸弊故無田之家而冊
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
的數名爲黃冊其實僞冊也何言乎飛洒富人多
田患苦重役乃以貨啗姦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
戶洒田若干分厘某戶洒糧若干升斗某戶洒糧
若干合勺積數戶可洒田以畝計洒糧以斗計積
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
收其糧差之筭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諳事或朴
懦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錐之業而戶有田
畝糧差之需至歲備其身以輸猶不給孰知而閔
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入於鄉宦舉監
或詭入於生員吏承或詭入於坊長里長或詭入

於竈戶貧甲或以文職立寄庄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宦於各縣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本縣寄庄何爲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爲者哉率不過巧爲花分以鄰國爲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開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併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損人以裕己者也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

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戶糧亦隨之書手乃徑豁其田而糧則於十年之中歲洒合勺於一里百戶之內漸以消豁此以影射爲姦者也又有糧存而田不稱則捏則官田以一埋十此以挪移爲姦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一二於原戶又或收田而不收糧俾賣主受其害而已得減輸此以買戶爲姦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重則田本八九而多開爲十以歸於人因得輕稅之田此以賣戶爲姦者也又有買戶已收其田矣

而於賣戶則不爲除使一田而兩戶糧差此以乾
沒爲姦者也或欲加之糧也則不加其戶之田畝
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爲之飛洒見其糧之增也
則反誣爲虛懸此以欺罔爲姦者也凡此神妖鬼
怪不可殫述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
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爲洗補不得於小里則貨
都總妄坐於小里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坐於
都總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爲故智一也不惟是也
每遇一丁差之際即類取富戶之賄爲之厚減其

產以呈於官俾得輕鮮適有發其隱者即復暗賄
該吏盜庫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
之別年錢乙之戶假以爲證旣而首者知之復發
其事乞證於府冊蓋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
盜府冊洗補而改移之如縣冊首者復知將復發
之無何即賄以乞免而其事竟不白嗣後錢乙知
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我將首之甲無何
乞券於乙其就乙戶而膺其丁差且賄之凡此皆
意外不可窮之姦幸已發之而官不爲之竟其戮

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爲哉今欲使開會者
准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于
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於畝坵者
或子孫分析則以一號而分爲二三或富戶兼併
則以二三號而合爲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爲信
也欲於開會之時官爲履畝俾戶插田號親爲丈
量則於丈量之時又潛通里書哀減以從輕既不
得一一皆實而况籍之於丈量之冊者又未必一
一對記於黃冊此又徒爲之勞擾也欲以稅契爲

準則郡之故事實錢實契者自恃無他率不稅契
而中有姦弊者反稅契以爲他日事發之証此又
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於爲術者皆未
有能剔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柰何而已乎嘉靖
六七年間郡丞曹山嘗爲之法視戶之田多糧少
者謂爲飛洒則以田而馱糧糧多田少者謂爲虛
懸則以糧而馱田若近矣而孰知姦民之善弊者
糧灑於人則必扣糧而減田田既虛懸則必捏則
以從糧曾未有多少形迹之可稽其有多少形迹

寧波府志卷二十四
可馱田而馱糧者多良民之被害於弊書者也故
山清查之法爲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於弊
戶之情者纔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
鄞令黃仁山素威嚴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
四五屆黃冊之隱皆悉陳于官是時書手憚山峻
罰首告略盡奉化令陳縞又設爲投匭使人皆匿
名投首間所得姦弊亦十七八然二令竟不能終
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姦且復故矣昔信國量田
之時任嚴刑重擊斷且當

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
重貽後世揜則影射之姦而况於今日習熟神鬼
之徒又何以恣其後哉自今觀之積嘉雖難以盡
釐而清查亦不容但已試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
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知之他
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戶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
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
使言或寬法以誘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
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知因人出首自首者准

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准免本身應得之罪即以弊書弊戶之贓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弊窟則把其陰罪而令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投匭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法冊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分爲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者備開收除某都某畝某人合迤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爲一冊互相

保結又合一畝十里長所管百戶爲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爲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爲鈐印一存在官一給與執照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畝田糧必須總撒相合有一不合即爲姦弊尤不可不究也三曰清書手之戶姦書作弊多以已戶爲之出沒湏查其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屆少而今屆多或前屆多而今屆少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欲朶糧以民田爲官田或欲

泗糧以官田爲民田一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
花戶而其端已可槩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造
冊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即寄在他戶亦
即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姦人則
詐爲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至
四有除而無收即爲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爲此者
非實有是數番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能窮詰
耳今若嚴爲之禁如趙甲既開與錢乙則錢乙不
得復開與孫丙周戊既開與吳巳則吳巳不得復

開與鄭庚但有展轉即係虧弊究問如律沒入其
田庶幾其可也五曰革田糧重會之弊夫造冊開
會田糧本一事也如某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項
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
以過橋數爲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也而
姦書欲爲嘉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一番
會糧又一番會麥又一番既得縱其求索而糧不
隨田因得以輕爲重以重爲輕以多爲寡以寡爲
多弊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者反

難而田糧分爲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筭不及則一
番反不徑約而兩番反爲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
年之弊所當力變者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夫民
間之質劑不敢洗補防變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
洗補嫌不恪也况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
以察民僞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乎蓋姦狡之
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重改而輕輕改而重多
改而寡寡改而多有改而無無改而有趙甲改而
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既遂而復反之或清

查不及而卒不變姦始不可窮矣今宜於清審既
定通造黃冊雖一字不許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
其人即十易不爲過蓋巧者足以眩人之目而一
鑿之於天日則纖悉畢見以是禁椎埋之姦亦或
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役民之爲詭寄者非好爲
是紛紛也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
曾承芳凡於寄庄附籍等戶皆僉以重差此最善
於釐弊者間有跡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
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贗者則十之六七也其

竈戶亦宜定爲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鹽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竈戶者宜可少革矣極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繼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有以驅之耳官府之驅之者何政苛而役重民困不啻水火其犯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館驛館夫倍役目者率百數十金巡鹽應捕倍役目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目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目者

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誅求日濫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繁耳又况皇木解戶之類倭米大戶之類應者喪魄談者輒爲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可而大要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懇惻爲民興利除害之心即不能盡洗而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

七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採而行之不
惟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

寧波府志卷二十四

